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

話說多九公聞唐敖之言，不覺點頭道：「唐兄此言，至公至當，可為千載定論。老夫適才所說，乃就事論事，未將全體看明，不無執著一偏。即如左思《三都賦》序，他說揚雄《甘泉賦》『玉樹青蔥』，非本土所出，以為誤用。誰知那個玉樹，卻是漢武帝以眾寶做成，並非地土所產。諸如此類，若不看他全賦，止就此序而論，必定說他如此小事尚且考究未精，何況其餘。那知他的好處甚多，全不在此。所以當時爭著傳寫，洛陽為之紙貴。以此看來，若只就事論事，未免將他好處都埋沒了。」說話間，又到人煙輳集處。唐敖道：「剛才小弟因這國人過黑，未將他的面目分留神，此時一路看來，只覺個個美貌無比。而且無論男婦，都是滿臉書卷秀氣，那種風流儒雅光景，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的。細細看去，不但面上這股黑氣萬不可少，並且回想那些胭粉之流，反覺其醜。小弟看來看去，只覺自慚形穢。如今我們雜在眾人中，被這書卷秀氣四面一襯，只覺面目可憎，俗氣逼人。與其教他們看著恥笑，莫若趁早走罷！」

三人於是躲躲閃閃，聯步而行。一面走著，看那國人都是端方大雅；再看自己，只覺無窮醜態。相形之下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；緊走也不好，慢走也不好，不緊不慢也不好；不知怎樣才好！只好疊著精神，穩著步兒，探著腰兒，挺著胸兒，直著頸兒，一步一趨，望前而行。好容易走出城外，喜得人煙稀少，這才把腰伸了一伸，頸項搖了兩搖，噓了一口氣，略為鬆動鬆動。林之洋道：「剛才被妹夫說破，細看他們，果都大大方方，見那樣子，不怕你不好好行走。俺素日散誕慣了，今被二位拘住，少不得也裝斯文混充儒雅。誰知只顧拿架子，腰也酸了，腿也直了，頸也痛了，腳也麻了，頭也暈了，眼也花了，舌也燥了，口也乾了，受也受不得了，支也支不住了。再要拿架子，俺就癱了！快逃命罷！此時走的只覺發熱。原來九公卻帶著扇子。借俺扇扇，俺今日也出汗了！」

多九公聽了，這才想起老者那把扇子還在手中，隨即站住，打開一齊觀看。只見一面寫著曹大家七篇《女誡》，一面寫著蘇若蘭《璇璣全圖》，都是蠅頭小楷，絕精細字。兩面俱落名款：一面寫著「墨溪夫子大人命書」，下寫「女弟子紅紅謹錄」；一面寫著「女亭亭謹錄」。下面還有兩方圖章：「紅紅」之下是「黎氏紅薇」，「亭亭」之下是「盧氏紫萱」。

唐敖道：「據這圖章，大約紅紅、亭亭是他乳名，紅薇、紫萱方是學名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兩個黑女既如此善書而又能文，館中自然該是詩書滿架，為何卻自寥寥？不意腹中雖然淵博，案上倒是空疏，竟與別處不同。他們如果詩書滿架，我們見了，自然另有準備，豈肯冒昧，自討苦吃？」林之洋接過扇子扇著道：「這樣說，日後回家，俺要多買幾擔書擺在桌上作陳設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奉勸舅兄：斷斷不要豎這文人招牌！請看我們今日光景，就是榜樣。小弟足足夠了！今日過了黑齒，將來所到各國，不知那幾處文風最盛？倒要請教，好作準備，免得又去『太歲頭上動土』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向日來往，只知賣貨，那裡管他文風、武風。據俺看來：將來路過的，如靖人、跂踵、長人、穿胸、厭火各國，大約同俺一樣，都是文墨不通；就只可怕的前面有個白民國，倒像有些道理；還有兩面、軒轅各國，出來人物，也就不凡。這幾處才學好醜，想來九公必知，妹夫問他就知道了。」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……」說了一句，再回頭一看，不覺詫異道：「怎麼九公不見？到何處去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只顧說話，那知他又跑開。莫非九公恨那黑女，又去同他講理麼？俺們且等一等，少不得就要回來。」二人閑談，候了多時，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道：「唐兄，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，卻是為何？其中有個緣故。」唐敖笑道：「原來九公為這小事又去打聽。如此高年，還是這等興致，可見遇事留心，自然無所不知。我們慢慢走著，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。」多九公舉步道：「老夫才去問問風俗，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，書籍甚少。歷年天朝雖有人販賣，無如剛到君子、大人境內，就被二國買去。此地之書，大約都從彼二國以重價買的。至於古書，往往出了重價，亦不可得，惟訪親友家，如有此書，方能借來抄寫。要求一書，真是種種費事。並且無論男婦，都是絕頂聰明，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，因此，那書更不夠他讀了。本地向無盜賊，從不偷竊，就是遺金在地，也無拾取之人。他們見了無義之財，叫作『臨財毋苟得』。就只有個毛病：若見了書籍，登時就把『毋苟得』三字撇在九霄雲外，不是借去不還，就是設法偷騙，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。所以此地把竊物之人叫作『偷兒』，把偷書之人卻叫作『竊兒』；借物不還的叫作『拐兒』，借書不還的叫作『騙兒』。因有這些名號，那藏書之家，見了這些竊兒、騙兒，莫不害怕，都將書籍深藏內室，非至親好友，不能借觀。家家如此。我們只知以他案上之書定他腹中學問，無怪要受累了。」

說話間，不覺來到船上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快逃罷！」吩咐水手，起錨揚帆。唐敖因那扇子寫的甚好，來到後面，向多九公討了。多九公道：「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見面，曾說『識荊』二字，是何出處？」唐敖道：「再過幾年，九公就看見了。小弟才想紫衣女子所說『吳郡大老倚閭滿盈』那句話，再也不解。九公久慣江湖，自然曉得這句鄉談了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細細參詳，也解不出。我們何不問問林兄？」唐敖隨把林之洋找來，林之洋也回不知。唐敖道：「若說這句隱著罵話，以字義推求，又無深奧之處。據小弟愚見：其中必定含著機關。大家必須細細猜詳，就如猜謎光景，務必把他猜出。若不猜出，被他罵了還不知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這話當時為甚起的？二位先把來路說說。看來，這事惟有俺林之洋還能猜，你們猜不出的。」唐敖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二位老兄才被他們考的膽戰心驚，如今怕還怕不來，那裡還敢亂猜！若猜的不是，被黑女聽見，豈不又要吃苦出汗麼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林兄且慢取笑。我把來路說說：當時談論切音，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，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：『若以本題而論，豈非『吳郡大老倚閭滿盈』麼？』那紅衣女子聽了，也笑一笑。這就是當時說話光景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，據俺看來：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甚麼反切。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去找，包你找得出。」多九公猛然醒悟道：「唐兄：我們被這女子罵了！按反切而論：『吳郡』是個『問』字，『大老』是個『道』字，『倚閭』是個『於』字，『滿盈』是個『盲』字。他因請教反切，我們都回不知，所以他說：『豈非『問道於盲』麼？』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都是雙目炯炯，為甚比作瞽目？大約彼時因他年輕，不將他們放在眼裡，未免旁若無人，因此把你比作瞽目，卻也湊巧。」多九公道：「為何湊巧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那『旁若無人』者，就如兩旁明明有人，他卻如未看見。既未看見，豈非瞽目麼？此話將來可作『旁若無人』的批語。海外女子這等淘氣，將來到了女兒國，他們成群打伙，聚在一處，更不知怎樣利害。好在俺從來不會談文；他要同俺論文，俺有絕好主意，只得南方話一句，一概給他『弗得知』。任他說得天花亂墜，俺總是弗得知，他又其奈俺何！」多九公笑道：「倘女兒國執意要你談文，你不同他談文，把你留在國中，看你怎樣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把俺留下，俺也給他一概弗得知。你們今日被那黑女難住，走也走不出，若非俺去相救，怎出他門？這樣大情，二位怎樣報俺？」唐敖道：「九公才說恐女兒國將舅兄留下，日後倘有此事，我們就去救你出來，也算『以德報德』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：這不是『以德報德』，倒是『以怨報德』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如被女兒國留下，他在那裡，何等有趣，你卻把他救出，豈非『以怨報德』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既說那裡有趣，將來到了女兒國，俺去通知國王，就請九公住他國中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老夫倒想住在那裡，卻教那個替你管舵呢？」

唐敖道：「豈但管舵，小弟還要求教韻學哩。請問九公：小弟素於反切雖是門外漢，但『大老』二字，按音韻呼去，為何不是『島』字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古來韻書『道』字本與『島』字同音；近來讀『道』為『到』，以上聲讀作去聲。即如是非之『是』，古人讀作『使』字，『動』字讀作『董』字，此類甚多，不能枚舉。大約古聲重，讀『島』；今聲輕，讀『到』。這是音隨世傳，輕重不同，所以如此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那個『盲』字，俺們向來讀與『忙』字同音，今九公讀作『萌』字，也是輕重不同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『盲』字本歸八庚，其音同『萌』；若讀『忙』字，是林兄自己讀錯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說讀錯，是俺先生教的，與俺何干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你們先生如此疏忽，就該打他手心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先生犯了這樣小錯，就要打手心，那終日曠功誤人子

弟的，豈不都要打殺麼？」

唐敖道：「今日受了此女恥笑，將來務要學會韻學，才能歇心。好在九公已得此中三昧，何不略將大概指教？小弟賦性雖愚，如果專心，大約還可領略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素於此道，不過略知皮毛，若要講他所以然之故，不知從何講起，總因當日未得真傳，心中似是而非，狐疑莫定，所以如此。唐兄如果要學，老夫向聞岐舌國音韻最精，將來到彼，老夫奉陪上去，不過略為談談，就可會了。」唐敖道：「『歧舌』二字，是何寓意？何以彼處曉得音韻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彼國人自幼生來嘴巧舌能，不獨精通音律，並且能學鳥語，所以林兄前在聶耳，買了雙頭鳥兒，要到彼處去賣。他們各種聲音皆可隨口而出，因此鄰國俱以『歧舌』呼之。日後唐兄聽他口音就明白了。」

走了幾日，到了靖人國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小弟聞得靖人，古人謂之諍人，身長八九寸，大約就是小人國。不知國內是何風景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風俗礪薄，人最寡情，所說之話，處處與人相反。即如此物，明是甜的，他偏說苦的；明是鹹的，他偏說淡的：教你無從捉摸。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，也不足怪。」二人於是登岸，到了城郭，城門甚矮，彎腰而進，裡面街市極窄，竟難並行。走到城內，才見國人，都是身長不滿一尺；那些兒童，只得四寸之長。行路時，恐為大鳥所害，無論老少，都是三五成群，手執器械防身；滿口說的都是相反的話，詭詐異常，唐敖道：「世間竟有如此小人，倒也少見。」游了片時，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，一同回船。

走了幾日，大家正在閑談，路過一個桑林，一望無際，內有許多婦人，都生得妖豔異常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